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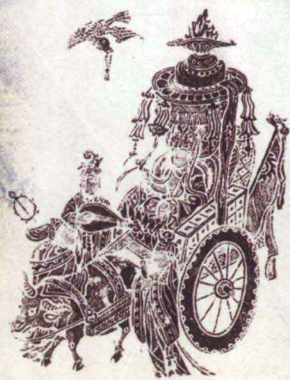
白话精解

中国古典小说集粹

唐五代卷

中

主编◎周振甫 孙通海 / 本卷主编◎王景桐



學苑出版社

白 话 精 解

中国古典小说集粹

主编

周振甫 孙通海

(唐五代中卷)

本卷主编 王景桐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精解中国古典小说集粹:唐五代卷/周振甫 孙通海主编;王景桐编注. —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0.6

ISBN 7-5077-1705-4

I . 白… II . ①周…②王… III . 短篇小说-译文-中国-唐五代 IV . I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7981 号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正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 开本 41 印张 950 千字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000 册 定价:68.00 元

周秦行记

牛僧孺

唐代传奇小说 《太平广记》卷四百八十九引作牛僧孺撰 宋张洎《贾氏谈录》提出《周秦行记》“非僧孺所作，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” 然无确证 此篇结构完整，语言流畅，有很强的表现力

唐德宗贞元年间，我参加进士考试落第，要返回南阳叶县。来到伊阙山南道的鸣皋山下时，准备在大安的民房中过夜。适逢天色向晚，我迷了路，没赶到大安，又走了十多里，才走上一条平坦易行的道路。这时夜月刚刚升起，忽然我闻到一股奇异而名贵的香气，便快步向那里走去，也不知走了多远。我看见了灯火的光亮，心想那是农家的住处，便又向前赶去。

我来到一座住宅前，看那门前的气派，像是一家富豪。有一个穿着黄衣的看门人问：“先生从哪里来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我叫牛僧孺，没有考中进士，本来要前往大安民房中投宿，却迷路来到这里，只求借住一宿，别无他求。”

门内走出一个梳着小髻的丫环，责问黄衣人说：“谁在门外？”

黄衣人说：“来了一位客人。”

黄衣人入内禀报，不多时出来说：“请先生进来。”

我问这是谁家的若大宅院，黄衣人说：“只管进来，不必多问。”

走过十多道门，来到大殿，门前挂着珠帘，有数百名穿着红衣、黄衣的看门人，站在台阶上。侍从人员说：“来人叩头。”

珠帘中有人说：“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，这是我的祠庙。先生不该前来，怎么劳驾到这里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住在南阳叶县，准备回家，却迷了路，害怕死于豺狼虎

豹，请让我在此托身。”

说罢，薄太后让人卷起珠帘，自己离开座位说：“我是以前汉文帝的母亲，你是唐朝的名士，你我没有君臣关系。希望你礼节从简，就到殿上来相见。”薄太后穿着洁白柔软的熟绢服装，体态容貌玲珑剔透，年纪并不很老。她慰劳我说：“恐怕一路很辛苦吧！”便叫我坐下。

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我听见殿内传来笑声。薄太后说：“今晚风清月明，景色很美。我偶然有两位女伴来访，何况又遇到你这位佳宾，不能不聚会一次。”叫侍从说：“委屈两位娘子出来见见牛秀才。”过了许久，有两位女人从里面走出，身边有侍从数百人。

站在前面的一个人细腰长脸，头发浓密，却不梳理打扮，身穿青色的衣服，大约只有二十多岁。薄太后说：“这位是汉高祖的戚夫人。”我下拜，戚夫人也回拜。

另外一人肌肤柔嫩，身材匀称适度，容貌平和，姿态洒脱，光彩照人，远近生辉，服装锦团花簇，比薄太后年纪小些。薄太后说：“这位是汉元帝的王嫱。”我像对戚夫人那样下拜，王嫱也回拜答礼，于是大家各自入座。

坐下以后，薄太后让身穿紫衣、地位显贵的宦官传话说：“把杨家的、潘家的迎来。”过了许久，只见有一片五彩祥云从空中下降，听到欢声笑语逐渐临近。薄太后说：“杨家的、潘家的到了。”忽然，在一阵杂沓的车马声中，绫罗绸缎的衣服闪闪发光，令人无暇旁视，只见有两位女人从云中降落。

我起身站在一旁，看见前面一个人腰肢纤细，两眼修长，姿态很美，容貌漂亮，穿着黄色的衣服，戴着玉冠，三十上下的年纪。薄太后说：“这位是唐朝的太真妃子。”我立刻伏地拜见，采用的是臣属下拜的礼节。杨太真说：“我得罪了肃宗皇帝，朝廷不把我算在后妃的行列里。你这样施礼，岂不名实不副？我不敢接受。”便后退了一些回礼答拜。

另外一个人肌肤丰腴，目光炯炯，身材矮小，面色白净，年纪很小，穿着宽松的衣服。薄太后说：“这位是南齐的潘淑妃。”我像对太真妃子一样向潘淑妃下拜。

接着，薄太后吩咐把菜肴端来。菜肴很快送到，又香，又洁净，花

样又多,都叫不出名来。我只想填饱肚子,没有样样都吃。吃罢,又送来美酒,使用的都是帝王才用的器皿。

薄太后对杨太真说:“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我?”

杨太真态度恭敬地说:“玄宗皇帝多次前往华清宫,我得陪他,没法前来。”

薄太后又对潘淑妃说:“你也不来,原因何在?”

潘淑妃忍不住偷偷直笑,没有回答。杨太真便看了潘淑妃一眼,回答说:“潘妃对我说,她恼恨东昏侯狂放不羁,整天外出打猎,所以不能时常拜见你。”

薄太后问我:“现在谁是天子?”

我回答说:“当朝皇帝是肃宗皇帝的长子。”

杨太真笑着说:“沈婆娘的儿当了天子,太出奇了!”

薄太后说:“当朝的是一个怎样的天子?”

我回答说:“小臣无从了解天子的德行。”

薄太后说:“不过你不用忌讳,只管说。”

我说:“民间传说当朝皇帝圣明威武。”薄太后不住点头。

薄太后让人上酒,加奏音乐。歌妓都是一些年轻的少女。酒过数巡,音乐随之停止。薄太后请戚夫人弹琴。戚夫人手指上带着玉环,照得满座生辉。她拿起琴来弹奏,音调异常哀怨。

薄太后说:“牛秀才到这里是不期而遇,各位娘子也是偶然前来看我,现在没有什么法子使大家极尽平生欢乐。牛秀才本来是一位才子,大家何不各自写诗表达自己的志向?这不是也很好吗!”便分别给每个人纸和笔。

大家的诗很快就写成了。薄太后的诗是:

月寝花宫得奉君,至今犹愧管夫人。

汉家旧是笙歌处,烟草几经秋复春。

王嫱的诗是:

雪里穹庐不见春,汉衣虽旧泪痕新。

如今最恨毛延寿,爱把丹青错画人。

戚夫人的诗是:

自别汉宫休楚舞,不能妆粉恨君王。

无金岂得迎商叟，吕氏何曾畏木强。

杨太真的诗是：

金钗堕地别君王，红泪流珠满御床。

云雨马嵬分散后，骊宫不复舞霓裳。

潘淑妃的诗是：

秋月春风几度归，江山犹是邺宫非。

东昏旧作莲花池，空想曾披金缕衣。

大家再三请我作诗，我无法推辞，便应命写诗云：

香风引到大罗天，月地云阶拜洞仙。

共道人间惆怅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另外有一个擅长吹笛的女人，剪着短发，服装华丽，容貌很美，而且妩媚动人。她随潘淑妃一齐前来，薄太后让她坐在自己的邻座，不时让她吹笛，也常常请她喝酒。薄太后看着她问我：“认识这位吗？她是石崇家的绿珠，潘淑妃收养她为妹妹，所以她和潘淑妃同来。”薄太后接着说：“绿珠岂能无诗！”绿珠表示感谢，便作诗云：

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

红残翠碎花楼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

大家写完诗，喝足酒后，薄太后说：“牛秀才远道而来，今夜谁和他作伴？”

戚夫人抢先起身推辞说：“我儿子如意已长大成人，我绝对不行。而且本来就不该作这种安排。”

潘淑妃推辞说：“东昏侯为我身死国灭，我不应该对不起他。”

绿珠推辞说：“石崇性情严厉急躁，我今天就是死了，也不会与人胡来！”

薄太后说：“太真是当今唐朝先帝的贵妃，不能再说别的。”便看着王嫱说：“昭君起初嫁给呼韩邪单于，后来又成为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妻子，本来已经嫁过两个人了。而且，塞北地带胡人的鬼魂能把你怎样！希望昭君别推辞啦。”

王嫱不作回答，低下了头，又羞涩，又恼恨。一会儿，大家各自回去休息，我被侍从送进王嫱的住所。

天快亮了，侍从告诉我应该起床，王嫱流着眼泪，拉着我的手，和

我告别。

忽然，听见外面的人说薄太后还有吩咐，我便出来去见薄太后。薄太后说：“这里不是你能久留的地方，你应该赶快离开。我们这就分别了，希望你不要忘记前一夜的欢乐。”又让人备酒饯行。酒轮了两巡后，戚夫人、潘淑妃、绿珠都流下了眼泪，后来都告辞而去。薄太后派红衣人把我送往大安，到达西面的大道时，红衣人随即不知去向。这时，天开始亮了。

我来到大安里，向里中的人打听情况，里中的人们说：“离这儿十多里处，有一座薄太后的祠庙。”我返回去，再看那一座庙宇，荒凉破败，无法进去，已经不是我原先看到的样子了。

衣服上的香味保持了十多天，我始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。

[原文]

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，归宛叶间。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，将宿大安民舍。会暮，失道不至。更十余里，行一道甚易。夜月始出，忽闻有异气如贵香，因趋进行，不知远近。见火明，意庄家，更前驱。

至一宅，门庭若富家，有黄衣阍人曰：“郎君何至？”余答曰：“僧孺姓牛，应进士落第，本往大安民舍，误道来此，直乞宿，无他。”中有小髻青衣出，责黄衣曰：“门外谓谁？”黄衣曰：“有客，有客。”黄衣入告，少时出曰：“请郎君入。”余问：“谁氏宅？”黄衣曰：“但进，无须问。”

入十余门，至大殿，蔽以珠帘，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立阶。左右曰：“拜。”帘中语曰：“妾汉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庙，郎君不当来。何辱至此？”余曰：“臣家宛叶，将归，失道，恐死豺虎，敢托命。”语訖，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：“妾故汉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。幸希简敬，便上殿来见。”太后着练衣，状貌瑰玮，不甚年高。劳余曰：“行役无苦乎？”召坐。

食顷，闻殿内有笑声。太后曰：“今夜风月甚佳，偶有二女伴相寻，况又遇嘉宾，不可不成一会。”呼左右：“屈二娘子出见秀才。”良

久，有女子二人从中至，从者数百。

前立者一人，狭腰长面，多发不妆，衣青衣，仅可二十余。太后曰：“高祖戚夫人。”余下拜，夫人亦拜。更一人，柔肌稳身，貌舒态逸，光彩射远近，多服花绣，年低太后。后曰：“此元帝王嬙。”余拜如戚夫人，王嬙复拜。各就坐。

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：“迎杨家、潘家来。”久之，空中见五色云下，闻笑语声寢近。太后曰：“杨、潘至矣。”忽车音马迹相杂，罗绮焕耀，旁视不给，有二女子从云中下。

余起，立于侧。见前一人，纤腰修眸，仪容甚丽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许。太后曰：“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”予即伏谒，拜如臣礼。太真曰：“妾得罪先帝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。设此礼，岂不虚乎？”不敢受，却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视，小质洁白，齿极卑，被宽博衣。太后曰：“齐潘淑妃。”余拜之如妃子。

既而，太后命进饌。少时，饌至，芳洁万端，皆不得名。余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。已，更具酒，其器用尽如王者。太后语太真曰：“何久不来相看？”太真谨容对曰：“三郎数幸华清宫，扈从不得至。”太后又谓潘妃曰：“子亦不来，何也？”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对。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：“潘妃向玉奴说，懊恼东昏侯疏狂，终日出猎，故不得时谒耳。”太后问余：“今天子为谁？”余对曰：“今皇帝，先帝长子。”太真笑曰：“沈婆儿作天子也，太奇。”太后曰：“何如主？”余对曰：“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”太后曰：“然无嫌，但言之。”余曰：“民间传圣武。”太后首肯三四。

太后命进酒如乐，乐妓皆年少女子。酒环行数周，乐亦随辍。太后请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约指玉环，光照于座，引琴而鼓，其声甚怨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邂逅到此，诸娘子又偶相访，今无以尽平生欢。牛秀才固才士，盍各赋诗言志，不亦善乎？”遂各授与笺笔。

逡巡，诗成。太后诗曰：“月寝花宫得奉君，至今犹愧管夫人。汉家旧是笙歌处，烟草几经秋复春。”王嬙诗曰：“雪里穹庐不见春，汉衣

虽旧泪痕新。如今最恨毛延寿，爱把丹青错画人。”戚夫人诗曰：“自别汉宫休楚舞，不能妆粉恨君王。无金岂得迎商叟，吕氏何曾畏木强。”太真诗曰：“金钗堕地别君王，红泪流珠满御床。云雨马嵬分散后，骊宫不复舞霓裳。”潘妃诗曰：“秋月春风几度归，江山还是邺宫非。东昏旧作莲花池，空想曾披金缕衣。”再三邀余作诗，余不得辞，遂应命作诗曰：“香风引到大罗天，月地云阶拜洞仙。共道人间惆怅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”

别有善笛女子，短发丽服，貌甚美，而且多媚。潘妃偕来，太后以接座居之，时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顾而问曰：“识此否？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，故潘妃与俱来。”太后因曰：“绿珠岂能无诗乎？”绿珠乃谢而作诗曰：“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残翠碎花楼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”

诗毕，酒既至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远来，今夕谁人为伴？”戚夫人先起辞曰：“如意成长，固不可。且不可如此。”潘妃辞曰：“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，玉儿不宜负也”。绿珠辞曰：“石卫尉性严急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乱。”太后曰：“太真今朝先帝贵妃，不可言其他。”乃顾谓王嬙曰：“昭君始嫁呼韩单于，复为株累弟单于妇，固自用。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？昭君幸无辞。”昭君不对，低眉羞恨。俄各归休，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

会将旦，侍人告起，昭君垂泣持别。忽闻外有太后命，余遂出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还。便别矣，幸无忘向来欢。”更索酒。酒再行已，戚夫人、潘妃、绿珠皆泣下，竟辞去。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，时始明矣。

余就大安里，问其里人，里人云：“此十余里，有薄后庙。”余却回，望庙宇，荒毁不可入，非向者所见矣。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，竟不知其何如。

王景桐

续玄怪录

李复言

唐代传奇小说集 又称《搜古异录》、《纂异》、《续幽怪录》 原书卷数说法不一，分别有五卷、十卷、四卷之说 李复言撰 李复言，陇西（今属甘肃）人 从大和二年至开成五年屡试不第 终身困顿 《续玄怪录》虽以续《玄怪录》为标榜，然二书风格不同 因其作者功名蹉跎，满腹块磊，往往喜发议论，多慷慨感悟之辞 有些篇章如《杜子春》、《张老》、《定婚店》、《李靖》等，描写细腻，情节曲折，想象瑰丽，影响很大

杜子春

杜子春是北周与隋朝之间的人，从小就性情放浪，不管家业财产，终于因为心怀旷达，不把功名利禄放在心上，整日纵情饮酒，东游西逛，把家产资财全部浪费掉。杜子春家业破产后，投靠亲友，又都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干不来，而被拒绝收留。

正当隆冬，他衣衫破旧，腹中空空，徒步在长安城中闲走。天色已晚，仍然没有吃上一点食物，徘徊四顾，不知道去哪里。他在东市西门那里愣愣地呆着，通身上下都显出饥寒交迫的窘况，看看自己的这副尊容，恨恨地仰天长吁。

此时有一个老人扶着拐杖，站在杜子春的面前，问道：“君子为何叹息？”

杜子春说出自己的心事，而且还恼恨亲戚们对自己的疏远薄情，不满的情绪强烈地反映在脸上。

老人问道：“你需要多少吊钱就够用了？”

杜子春答道：“三五万就可以活命了。”

老人说道：“不够，再多说些。”

“十万。”

“不够。”

于是杜子春就提出百万，老人还是说不够。杜子春说道：“三百万。”

老人才说道：“这差不多了。”于是从袖中取出一吊钱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今天晚上用的，明天午时，我在西市波斯商人的店铺等你，千万不要错过了时间。”

等到杜子春按时而往，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，连姓名也没讲就走了。

杜子春既然有了钱，放荡之心又重新燃烧起来，自以为终身不会再过那贫困潦倒的生活了。他乘坐肥马，穿着轻裘，聚会酒徒，在戏楼里听音乐，看歌舞，不再有心经营产业。就这样过了一二年，大笔的钱渐渐快花尽了，衣服车马，开始把贵重的换成便宜的，后来又用驴来代替马，用徒步代替驴。时间不长，一切又恢复了当初的样子。既然又无计可施，只好又在市门附近叹息。

老人听到叹息声又来到杜子春身边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又穷成这个样子了，真是奇怪。好吧，我准备再接济你一次，多少钱够用？”杜子春惭愧不好意思回答。老人逼他说出数字，杜子春只好愧谢老人。

老人说道：“明天午时到上次约定的地方去。”

杜子春忍受着羞愧到了约定的地方，得到一千万吊钱。他没有拿到钱时，决心奋发有为，以为从此谋身建业，好好地干番事业，成为一个大富豪，连石崇、猗顿这些古代赫赫有名的大富翁比起他来也只不过是个小手指头。然而钱一到手，心又变了，由着性子胡乱花钱的习性依然如故，不到一二年间，又陷入身无分文的境地，贫困程度甚至超过了往日。

杜子春再次在老地方遇见了老人，他惭愧极了，不敢见到老人，双手捂着脸想躲过去。

老人扯住他的衣襟，说道：“唉，你实在不会谋生了。”于是又给了他三千万，说道：“这一次再治不好你的贫穷症，你的病也就真的不可救药了。”

杜子春心想：“我放荡闲逛，赖以生活的资本全部荡尽了。亲戚朋友没有一个顾惜我，只有这个老人三次周济我，我拿什么报答他呢？”于是就对老人说：“我得到这笔钱，凡是世上应当办的事，我一定要办成，让孤儿寡母有饭吃有衣穿，做些有益于名声与教化的事情，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感激您深厚的恩惠，办成这些事后，我的一切全凭您安排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说的话，正合我的心意。你料理完毕后，来年七月十五中元日，在老君庙里一对古桧树下见我。”

杜子春因为亲族中的孤儿寡母多住在淮南，就把老人给他的三千吊钱转移到扬州去，在那里买了一百顷良田，在村中建起宅院，在热闹的路旁开办了一百多间的店铺。然后把孤儿寡母都召来，给他们安排住宅。对于甥侄小辈们，帮助他们完成婚事，成家立业；给同族死去的亲人或是迁葬，或是合葬，都按规矩料理妥善。此外，对他有恩的人，就优厚的报答；有仇的人，也都给予报复。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，按约好的时间地点去见老人。

老人正在两株古桧之间用哨音招呼他，于是杜子春跟着老人登上华山云台峰。进山四十多里，看见有一个地方，房屋严整清洁，不是凡人住的地方。远处的彩云覆盖着山峦，鸣鹤在彩云上下翱翔。屋宇间有正堂，正堂中间竖立着一座身高九尺多的药炉。药炉中紫色的火焰灼灼发光，照耀了窗户。仙女九人，围着药炉站立，青龙白虎各一只，分别把守药炉的前后。

当时太阳西沉，老人已换下凡人衣服，而是个头戴黄冠，身披宽披衣的道士了。他手里拿着三丸白石，一杯酒，送给杜子春，叫他迅速服下。然后取来一张虎皮，铺在内屋西壁，面向东坐下。老人告戒道：“千万不要说话。就是尊神、恶鬼、夜叉、猛兽、地狱，以及你的亲属被绑缚万般痛苦地出现在你的眼前，都不是真实存在。你必须不动心不说话，安心不怕，终究不会伤害你。你要一心记住我现在说的话。”说完就走了。杜子春再看堂前，什么都不见了，只见一个大瓮，瓮中装满了水而已。

道士刚刚走开，只见旌旗招展，刀枪如林，千军万马，冲上山来。满山遍野都是人，呵叱声，叫骂声，震动天地。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，

身高一丈，人马披挂全是金盔金甲，光芒射人。大将军带着亲兵卫士数百人，个个都是执剑张弓，直入堂前。有个武士喝斥：“你是何人，竟敢不避大将军？”说着，周围的武士举着宝剑逼近前来，追问姓名，又盘问做什么东西。杜子春一句也不回答。盘问的人大怒，争着要砍他杀他射他，争吵之声如雷轰鸣，杜子春到底不应，这个大将军只好带着他的人马怒目而去。

过了片刻，又出现猛虎毒龙凶狮，以及数以万计的蝮蛇、蝎子，发出咆哮吼叫的声音，争先恐后想去攫获他，吞噬他，有的还从他的头上跳了过去。但是杜子春神色不动，置之不理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些毒虫猛兽自行散去。

接着又出现了滂沱大雨，电闪雷鸣，天昏地黑，火球在身旁滚动，电光在前后劈下，刺得眼睛不能睁开。片刻，堂前水深一丈多，宛如流电滚雷，势如山川破裂，滚滚奔腾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间，水波冲到座位之下，杜子春端坐不动。时间不长，大将军又返回来，带着牛头狱卒，怪相鬼神，把盛满开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，两支长枪叉住杜子春，四面一圈铁叉紧紧顶住。

大将军命令道：“肯说出姓名就放，不肯说，当心用叉把你挑进锅中。”

杜子春还是不应。于是把杜子春的妻子抓来，拽到阶下，指着妻子说：“只要你说出姓名，就把她放掉。”

杜子春不说话。于是鞭打他的妻子，以至满身鲜血，有的砍，有的射，有时煮，有时烧，种种残害，不忍目睹。他的妻子号哭着说：“我诚然又笨又丑，配不上你。然而有幸做你的妻子，侍候你十多年了。现在被尊鬼抓住，受尽了苦楚，不敢盼君匍匐求情，但是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能救我一命。人谁无情，你就忍心吝惜一句话吗？”说着泪如雨下，洒满堂前，接着又咒又骂，杜子春终于不管不顾。

大将军恶狠狠地说：“难道我就不能用刑罚折磨你的妻子吗？”命令取出锉碓酷具，从脚开始一寸一寸地锉。妻子叫哭更是急迫，杜子春到底没有开口。大将军说道：“这个坏蛋妖术已经练成，不能让他呆在人间。”命令左右随从杀死杜子春。

杜子春被砍下头，魂魄被领到地府，去见阎罗王。阎罗王说道：

“这就是云台峰的妖民吗？押到狱中去！”

于是，杜子春受到了熔化铜水的煎熬，铁杖的鞭打，碓石的捣舂，砧石的磨研，火坑里烧，油锅里煎，刀山上滚，剑树下过，种种地狱酷刑，无不备尝。杜子春由于心里念着道士的话，也还能忍住痛苦，竟然没有呻吟一声。狱卒报告施刑完毕，阎罗王说：“此人是个阴贼，不应该让他作男人，应该叫他作女人，转生后配给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。”

杜子春转生后，多灾多病，针灸用药一直不停。还曾经掉进火中，从床上摔下来，各种痛苦不等，但是终于没有因为禁不住而发出声音。不久长大成人，容貌超群，而口不能言。家里人把她当作哑巴，亲戚中那些喜欢戏弄人的人，用种种方式侮辱她，但她终于没有开口。

同乡中有一个叫卢珪的进士，看到她的容色后很爱慕她，托媒人求婚。女方家里以女儿不会说话推辞婚事，卢珪说：“只要做妻子的是贤惠的，何必一定要会说话呢？不会说话也免得像多嘴的女人那样惹事生非。”于是女方家里同意了婚事。卢珪备齐六礼，亲自把她迎进家里。几年后，恩爱很深，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刚两岁，就已聪明过人。卢珪抱着孩子与她说话，她总是不出声，用尽各种方法引导她，她最终还是不说话。

卢珪大怒道：“过去贾大夫娶了个美貌妻子，妻子嫌丈夫丑陋不肯笑，后来看到他射雉箭法很好，解除了不满意，高兴地笑了。现在我貌不比贾大夫丑，而论才能技艺比他单纯的射雉又强得多，为什么竟然一句话不说。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，还要她的孩子干什么？”说完就抱住孩子的两脚，把他摔向石头上，应声头破血流，血溅满地。瞬时，杜子春爱心萌生，忽然忘记前约，不觉失声“噫”地叫了一声。噫声还没有止住，已经发现自己身坐原来的地方，道士也在跟前，此时已交五更天了。

这时，杜子春看到紫色火焰直穿屋顶，大火从四面烧起，屋室俱毁于火中。道士叹道：“这个呆子，败坏我的事情到如此地步！”于是提起他的头发，投入水瓮中，片刻火熄。

道士走到他的面前说道：“你的心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恶、欲六情都已经绝了，所以未能达到完善的境地，还有爱没有忘却而已。刚才倘若

使你不发出噫声，我的药就成功了，你也修成了上等神仙。唉，仙才难得啊！我的药可以重新去炼，而你的身体仍须回到世俗世界中去，努力吧！”远远地指着归去的路径让他动身。

杜子春一定要登上炉基去看，只见炉身已经毁坏，中间有根铁柱，与手臂一般粗，长好几尺。道士脱掉衣服，用刀子刮削药末。

杜子春回到家里，深愧自己忘掉誓言而误了大事，自己还想为道士效力以弥补过错。于是他又重新登上云台峰，只见荒无人迹，只好遗憾而归。

〔原文〕

杜子春者，盖周隋间人。少落拓，不事家产，然以志气闲旷，纵酒闲游，资产荡尽。投于亲故，皆以不事事见弃。方冬，衣破腹空，徒行长安中，日晚未食，彷徨不知所往。于东市西门，饥寒之色可掬，仰天长吁。有一老人策杖于前，问曰：“君子何叹？”春言其心，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，感激之气，发于颜色。老人曰：“几缗则丰用？”子春曰：“三五万则可以活矣。”老人曰：“未也，更言之！”“十万。”曰：“未也。”乃言：“百万。”亦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三百万。”乃曰：“可矣。”于是袖出一缗曰：“给子今夕，明日午时，候子于西市波斯邸，慎无后期。”乃时子春往，老人果与钱三百万，不告姓名而去。

子春既富，荡心复炽，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。乘肥衣轻，会酒徒，征丝管、歌舞于倡楼，不复以治生为意。一二年间，稍稍而尽，衣服车马，易贵从贱，去马而驴，去驴而徒，倏忽如初。既而复无计，自叹于市门。发声而老人到，握其手曰：“君复如此，奇哉！吾将复济子，几缗方可？”子春惭不应。老人因逼之，子春愧谢而已。老人曰：“明日午时，来前期处。”子春忍愧而往，得钱一千万。未受之初，愤发，以为从此谋身治生，石季伦、猗顿小竖耳。钱既入手，心又翻然，纵适之情，又却如故。不一二年，间，贫过旧日。

复遇老人于故处，子春不胜其愧，掩面而走。老人牵裾止之，又曰：“嗟乎拙谋也。”因与三千万，曰：“此而不痊，则子贫在膏肓矣。”子

春曰：“吾落拓邪游，生涯罄尽，亲戚豪族，无相顾者，独此叟三给我，我何以当之？”因谓老人曰：“吾得此，人间之事可以立，孤孀可以衣食，于名教复圆矣。感叟深惠，立事之后，唯叟所使。”老人曰：“吾心也。子治生毕，来岁中元，见我于老君双桧下。”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，遂转资扬州，买良田百顷，郭中起甲第，要路置邸百余间，悉召孤孀，分居第中；婚嫁甥侄，迁祔族亲；恩者煦之，讎者复之。既毕事，及期而往。

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，遂与登华山云台峰，入四十里余，见一处，室屋严洁，非常人居，彩云遥覆，惊鹤飞翔其上。有正堂，中有药炉，高九尺余，紫焰光发，灼焕窗户。玉女九人，环炉而立；青龙白虎，分据前后。其时日将暮，老人者不复俗衣，乃黄冠绛帔士也。持白石三丸，酒一卮，遗子春，令速食之，讫，取一虎皮，铺于内西壁，东向而坐，戒曰：“慎勿语。虽尊神恶鬼夜叉，猛兽地狱，及君之亲属，为所困缚万苦，皆非真实。但当不动不语，宜安心莫惧，终无所苦。当一心念吾所言。”言讫而去。子春视庭，唯一巨瓮，满中贮水而已。

道士适去，旌旗戈甲，千乘万骑，遍满崖谷；呵叱之声，震动天地。有一人称大将军，身长丈余，人马皆着金甲，光芒射人；亲卫数百人，皆杖剑张弓，直入堂前。呵曰：“汝是何人？敢不避大将军？”左右疎剑而前，逼问姓名，又问作何物。皆不对。问者大怒，摧斩争射之声如雷。竟不应。将军者极怒而去。俄而猛虎毒龙、狡狴狮子、蝮蝎万计，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，或跳过其上。子春神色不动。有顷而散。既而大雨滂澍，雷电晦暝，火轮走其左右，电光掣其前后，目不得开。须臾，庭际水深丈余，流电吼雷，势若山川开破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间，波及坐下。子春端坐不顾。未顷而将军者复来，引牛头狱卒，奇貌鬼神，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，长枪两叉，四面周匝，传命曰：“肯言姓名即放；不肯言，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。”又不应。因执其妻来，拽于阶下，指曰：“言姓名免之。”又不应。及鞭捶流血，或射或斫，或煮或烧，苦不可忍。其妻号哭曰：“诚为陋拙，有辱君子，然幸得执巾帔，